

史

记



〔西汉〕司马迁 著 萧枫 主编 北方文艺出版社



(二)

【西汉】司马迁 著 萧枫 主编 第二册

史记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史记第二十九卷

河渠书第七

《夏书》曰：禹抑洪水十三年，过家不入门。陆行载车，水行载舟，泥行蹈泥，山行即桥。以别九州，随山浚川，任土作贡。通九道，陂九泽，度九山。然河灾衍溢，害中国也尤甚。唯是为务。故道河自积石历龙门，南到华阴，东下砥柱，及孟津、雒汭，至于大邳。于是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，水湍悍，难以行平地，数为败，乃厮二渠以引其河。北载之高地，过降水，至于大陆，播为九河，同为逆河，入于勃海。九州既疏，九流既洒，诸夏艾安，功施于三代。

《夏书》上说：“大禹治理洪水十三年，路过家不进门。陆地上行走坐车，水中行走坐船，泥路上行走踏泥，山路中行走乘轿。从而划分九州疆界；随着山势疏通河流，根据土地实际决定贡赋级别；开通九州的道路，堵塞九州的沼泽，度量九州的山脉。然而黄河泛滥成灾，危害中原地区尤其严重。只有治理黄河这件事是当务之急。于是疏导黄河，从积石山开始，经过龙门，南到华阴县，东下砥柱山和洛州河阳县的孟津、雒汭，一直到大邳山。到达这里禹认为黄河的发源地地势很高，水势湍急迅猛，很难在平地通行，多次造成河堤败坏，就开凿两道河渠用来导引黄河。往北通过高地流去，经过降水，到达大陆泽，分拨成九条支流，又汇合成逆河，流入渤海。九州的河已经疏通，九州的湖已经清理，整个华夏地区安宁了，功绩延续到三代。

自是之后，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，以通宋、郑、陈、蔡、曹、卫，与济、汝、淮、泗会。于楚，西方则通渠汉水、云梦之野，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。于吴，则通渠三江、五湖。于齐，则通淄济之间。于蜀，蜀守冰凿离碓，辟沫水之害，穿二江成都之中。此渠皆可行舟，有余则用溉浸，百姓飨其利。至于所过，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，以万亿计，然莫足数也。

从大禹治水以后，又从荥阳城下引黄河水向东南流，形成鸿沟，水流通过宋、郑、陈、蔡、曹、卫各国，和济水、汝水、淮水、泗水会合。在楚地，西方有水渠连通汉水、云梦泽一带，东方有通沟连通江、淮之间。在吴地，开渠沟通三江、五湖。在齐地，则修渠连通淄水和济水。在蜀地，蜀郡守李冰凿穿离碓，避开了沫水的危害，在成都平原中开通二江。这些渠道都可以行船，有多余的水就用来灌溉田地，百姓都享受渠水的利益。至于渠水经过的地方，常常开支渠引水灌溉农田，流入田地中的水渠道要用万亿来计算，但是规模小不值得计数。

西门豹引漳水溉邺，以富魏之河内。

西门豹引漳水灌溉邺县，因此使魏国的河内地区富饶起来了。

而韩闻秦之好兴事，欲罢之，毋令东伐，



大禹像



郑国像，出自明·吕维祺《圣贤像赞》。郑国为战国时著名的水利专家，曾开凿郑国渠。

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，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，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，欲以溉田。中作而觉，秦欲杀郑国。郑国曰：“始臣为间，然渠成亦秦之利也。”秦以为然，卒使就渠。渠就，用注填阡之水，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，收皆亩一钟。于是关中为沃野，无凶年，秦以富强，卒并诸侯，因命曰郑国渠。

韩国听说秦国喜好兴造建设，想借此来消耗秦国的实力，不使它向东攻伐，于是派水利专家郑国找机会游说秦王，让秦国凿穿泾水从中山起西到瓠口，修一条水渠，沿着北山向东流入洛水，全长三百多里，要用它灌溉田地。工程建中，秦王察觉出韩国的计谋，秦主要杀郑国。郑国说：“开始我作间谍，然而水渠修成也使秦国能获得利益呀。”秦王认为有道理，最终让郑国建成了开渠的工程。水渠开通以后，引来淤积混浊的泾河水，灌溉低洼的盐碱地四万多顷，收成都是每亩六石四斗。于是关中成了肥沃的良田，没有灾荒年头了，秦国因此富足强大了，终于吞并诸侯各国，就把这条水渠称作“郑国渠”。

汉兴三十九年，孝文时河决酸枣，东溃

金堤，于是东郡大兴卒塞之。

汉朝建国后三十九年，孝文帝时，黄河在酸枣决口，东边的金堤冲垮了，于是东郡大规模发动士卒堵塞决口。

其后四十有余年，今天子元光之中，而河决于瓠子，东南注巨野，通于淮、泗。于是天子使汲黯、郑当时兴人徒塞之，辄复坏。是时武安侯田蚡为丞相，其奉邑食郿。蚡居河北，河决而南则郿无水灾，邑收多。蚡言于上曰：“江河之决皆天事，未易以人力为强塞，塞之未必应天。”而望气用数者亦以为然。于是天子久之不事复塞也。

这以后四十多年，当今天子元光年间，那黄河又在瓠子决口，向东南流入巨野泽，与淮水、泗水相通。于是天子派汲黯、郑当时发动民佚、罪徒去堵塞决口，刚堵好又冲坏了，这时候武安侯田蚡担任丞相，供他俸禄的食邑是郿县，郿县处在黄河北边，黄河决口向南泛滥，北边的郿县却没有水灾，他食邑的收成很多。田蚡对皇上说：“长江、黄河决口都是上天的安排，不容易凭人力勉强堵塞。堵塞决口不一定应合天意。”那些看云气气象的和使用法术的方士也认为是这样的。于是天子很长时间不再处理堵塞决口的事。

是时郑当时为大农，言曰：“异时关东漕粟从渭中上，度六月而罢，而漕水道九百余里，时有难处。引渭穿渠起长安，并南山下，至河三百余里，径，易漕，度可令三月罢；而渠下民田万余顷，又可得溉田；此损漕省卒，而益肥关中之地，得谷。”天子以为然，令齐人水工徐伯表，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，三岁而通。通，以漕，大便利。其后漕稍多，而渠下之民颇得以溉田矣。

这时候郑当时出任大司农官职，建议说：“过去关东水上运粮从渭水中上来，估计六个月才完成，并且水运全程九百多里，时常有难走的地段。如果引渭水修渠从长安开始，沿着南山而去，到黄河才三百多里，路直，容易水运，估计可让它三个月运完；渠下有百姓田地一万多顷，又可以得到渠水灌溉；这样可以减少水运时间，节省人力，并且使关中土地更加肥沃，能获得谷物。”天子认为有道

理,就派齐人水利专家徐伯测量标记,一下子发动几万民夫开凿水运渠道,三年就挖通了。漕渠开通,用来水上运输,十分方便有利。从这以后,水运就一点点多起来了,水渠一带的百姓颇能得到渠水灌溉田地了。

其后河东守番系言:“漕从山东西,岁百余万石,更砥柱之限,败亡甚多,而亦烦费。穿渠引汾溉皮氏、汾阴下,引河溉汾阴、蒲坂下,度可得五千顷。五千顷故尽河壩弃地,民茭牧其中耳,今溉田之,度可得谷二百万石以上。谷从渭上,与关中无异,而砥柱之东可无复漕。”天子以为然,发卒数万人作渠田。数岁,河移徙,渠不利,则田者不能偿种。久之,河东渠田废,予越人,令少府以为稍入。

这以后,河东太守番系说:“漕运从山东向西入关,一年有一百多万石,经过砥柱的险阻,损失太多,而且也麻烦耗费。如果挖河渠引导汾水灌溉皮氏、汾阴一带的土地,引导黄河水灌溉汾阴、蒲坂一带的土地,预测可以得到五千顷土地。五千顷土地原来都是河套荒地,百姓在那里打草放牧,现在灌溉成良田,估计可以得谷物二百万石以上。谷物从渭水供给长安,和直接从关中收获的没有区别,那么砥柱以东可以不用再行漕运了。”天子认为有道理,发动士卒几万人修渠造田。几年后黄河移动改道,渠水不足,种地的人连种子的费用也补偿不上,时间长了,河东的渠田荒废了,给了从越地迁来的百姓耕种,让少府从这里得到少量的赋税收入。

其后人有上书欲通褒斜道及漕事,下御史大夫张汤。汤问其事,因言:“抵蜀从故道,故道多阪,回远。今穿褒斜道,少阪,近四百里;而褒水通沔,斜水通渭,皆可以行之船漕。漕从南阳上沔入褒,褒之绝水至斜,间百余里,以车转,从斜下下渭。如此,汉中之谷可致,山东从沔无限,便于砥柱之漕。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饶,拟于巴蜀。”天子以为然,拜汤子卬为汉中守,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。道果便近,而水湍石,不可漕。

这以后有人上书,是为了想要凿通褒斜道和便利漕运的事,天子交给御史大夫张汤处理。张汤询问这件事,因所以说:“到达蜀地从故道县走,故道县多斜坡,回环绕远。现在凿通褒斜道,少斜坡,路程缩短四百里;并且褒水和沔水沟通,斜水和渭水沟通,都可以走船运粮。水路运粮从南阳往上沿沔水进入褒水,不能再走褒水换陆路到斜水,其间有一百多里,用车转运,再从斜水往下进入渭水。像这样,汉中的谷物可以送到,山东从沔水运粮没有阻碍,比从经过砥柱水运便利。况且褒、斜两地木材竹箭非常多,可以和巴蜀相比。”天子认为有道理,任命张汤的儿子张卬作汉中太守,征发几万人修筑褒斜道有五百多里。这条新道果然既方便又近,但是水流湍急礁石多,不能水运粮食。

其后庄熊罢言:“临晋民愿穿洛以溉重泉以东万余顷故卤地。诚得水,可令亩十石。”于是为发卒万余人穿渠,自征引洛水至商颜山下。岸善崩,乃凿井,深者四十余丈。往往为井,井下相通行水。水颓以绝商颜,东至山岭十余里间。井渠之生自此始。穿渠得龙骨,故名曰龙首渠。作之十余岁,渠颇通,犹未得其饶。

这以后庄熊罢说:“临晋城的老百姓,愿意穿渠引洛水用来灌溉重泉城以东一万多顷过去的盐碱地。真的引来水,可以让每亩产十石谷物。”于是为这件事征发士卒一万多人开凿水渠,从徵县引洛水到商颜山脚下。渠道容易崩塌,就打井,深的井有四十多丈。沿线到处打井,井下互相沟通流水。水在地下流,穿过商颜山,东到山岭十多里路中间。井渠的产生从这时开始。开凿井渠的时候发现了龙骨,因此这条水渠命名叫“龙首渠”。工程干了十多年,龙首渠颇畅通,但并没得到多大的利益。

自河决瓠子后二十余岁,岁因以数不登,而梁楚之地尤甚。天子既封禅,巡祭山川,其明年,旱,干封少雨。天子乃使汲仁、郭昌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。于是天子已用事万里沙,则还自临决河,沉白马玉璧于河,令群臣从官自将军已下皆负薪浹决河。是时东郡烧草,以故薪柴少,而下淇园之竹以为榱。

自从黄河在瓠子决口以后二十多年,每年都因为黄河泛滥没有好收成,梁地楚地这种情况更加严重。天子已经封禅巡礼祭祀山川,第二年,干旱,上天为了要曝晒泰山封坛的土就很少下雨。天子就派汲仁、郭昌征发几万士卒堵塞瓠子决口,于是天子在万里沙举行祭礼以后,就回来亲临黄河决口的地方,在黄河里沉下白马玉璧,诏令所有随从的大臣官吏从将军以下,都背柴薪来填塞黄河决口。这个时候东郡烧草,因此柴薪缺少,就砍下淇园的竹子来作堵决口的榱桩。

天子既临河决，悼功之不成，乃作歌曰：“瓠子决兮将奈何？浩浩沔沔兮闻殫为河！殫为河兮地不得宁，功无已时兮吾山平。吾山平兮巨野溢，鱼沸郁兮柏冬日。延道弛兮离常流，蛟龙骋兮方远游。归旧川兮神哉沛，不封禅兮安知外！为我谓河伯兮何不仁，泛滥不止兮愁吾人！蜃桑浮兮淮、泗满，久不反兮水维缓。”一曰：“河汤汤兮激滟滟，北渡污兮浚流难。辜长茝兮沉美玉，河伯许兮薪不属。薪不属兮卫人罪，烧萧条兮噫乎何以御水！颓林竹兮隳石灾，宣房塞兮万福来。”于是卒塞瓠子，筑宫其上，名曰宣房宫。而道河北行二渠，复禹旧迹，而梁、楚之地复宁，无水灾。

天子已经亲临黄河决口的地方，伤心塞河的事没有成功，于是作歌吟唱道：“瓠子决口啊，打算怎么办？浩浩荡荡啊，州閭全成了河！全成河了啊，大地不得安宁，决口还没堵住啊，吾山都挖平了。吾山挖平了啊，钜野湖又淌出来了，鱼儿遍地都是啊，水已迫近天边。黄河源道弛坏啊，离开了正常的水流，蛟龙因而驰骋啊，正准备远游。回归原来的河道吧，神啊要广泛保佑，不来巡行封禅啊，哪里知道外边的水害？替我告诉河伯啊，为什么这样不仁慈，泛滥不停止啊，愁死我们这些人！啮桑漂起来啊，淮水泗水都满了，长久不回正道啊，但愿水流变缓慢。”又有一首歌说：“黄河浩浩荡荡啊，激起波涛，北渡迂远啊，流急难疏浚。放下竹索填石啊，沉祭美玉，河伯即使答应啊，柴薪也不够用。柴薪不够用啊，是卫人的罪过，柴薪被烧得没了啊，哎，用什么来防御水灾！砍下林中的竹子啊，打桩立石来填塞，宣房堵塞成功啊，万般幸福都来到。”就这样，终于堵塞了瓠子口，并在当地修筑一座宫殿，命名曰宣房宫。为引导黄河向北流又修了二条大水渠，恢复大禹时水道，梁、楚地方又重新安宁，没有水灾了。

自是之后，用事者争言水利。朔方、西河、河西、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；而关中辅渠、灵轺引堵水；汝南、九江引淮；东海引巨定；泰山下引汶水；皆穿渠为溉田，各万余顷。佗小渠披山通道者，不可胜言。然其著者在宣房。

从这以后，掌权的人争着讲水利的事。朔方、西河、河西、酒泉都引黄河和川谷的水用来灌溉田地；关中辅渠、灵轺渠引堵水；汝南、九江引淮水；东海郡引钜定泽的水；泰山脚下引汶水；都开掘水渠用来灌溉田地，各一万多顷。其它小的水渠以及劈山凿通水道的，多得说不完。但最著名的工程还是在宣房。

太史公曰：余南登庐山，观禹疏九江，遂至于会稽太湟，上姑苏，望五湖；东窥洛汭、大邳、迎河，行淮、泗、济、漯、洛渠；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；北自龙门至于朔方。曰：甚哉，水之为利害也！余从负薪塞宣房，悲《瓠子》之诗，而作《河渠书》。

太史公说：我南行登上庐山，考察大禹疏导的九江，就走到了会稽太湟，登上姑苏山，远望五湖；向东行看到洛汭、大邳，迎着黄河而上，走过淮、泗、济、漯、洛各条河渠；向西行瞻望了蜀地的岷山和离碓；向北行从龙门到达朔方。很有感触：厉害呀，水可以得利，也可以受害呀！我随从天子出行中也参加了背柴薪堵塞宣房的黄河决口，感叹天子作的《瓠子》歌，因此写下了《河渠书》。

史记第三十卷

平准书第八

汉兴，接秦之弊，丈夫从军旅，老弱转粮饷，作业剧而财匮，自天子不能具钧驷，而将相或乘牛车，齐民无藏盖。于是为秦钱重难用，更令民铸钱，一黄金一斤，约法省禁。而不轨逐利之民，蓄积余业以稽市物，物踊腾贵，米至石万钱，马一匹则百金。

汉朝兴起，承接秦朝衰弊的局面，成年男子参军打仗，老弱也被征去转运粮饷，要干的事业繁多急剧但是财政匮乏，就是皇帝坐的车子也配不齐四匹相同颜色的马，将军、宰相有的人还要乘坐牛拉的车，平民百姓没有储存的粮食。当时因为秦朝铸的钱币重，流通使用比较困难，就改令百姓新

铸榆莢钱,又规定一方寸黄金的重量为一斤,简约法律省减禁令。但是那些不守规矩、追逐财利的人,蓄积货物以考校市价贱买贵卖,以致物价粮价飞涨,一石米达到一万钱,一匹马就价高一百金。

天下已平,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,重租税以困辱之。孝惠、高后时,为天下初定,复弛商贾之律,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。量吏禄,度官用,以赋于民。而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,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,皆各为私奉养焉,不领于天下之经费。漕转山东粟,以给中都官,岁不过数十万石。

天下平定以后,高祖就下令商人不允许穿丝织的衣服不准乘车,并加重租税来逼迫羞辱他们。孝惠帝、高后执政的时候,因为天下刚刚安定,重新放松了抑制商人的条令,可是商人的子孙仍然不允许做官当公差。衡量官吏的俸禄,估计官府的费用,来向百姓征收赋税。山川、园池、街市上租税的收入,从天子到大小封君汤沐邑地区内的,都各自作为他们私家的供养费用,不归入国家的常年经费。水陆运送崤山以东的粮食,用来供给京师官府使用,每年不过几十万石。

至孝文时,荚钱益多,轻,乃更铸四铢钱,其文为“半两”,令民纵得自铸钱。故吴、诸侯也,以即山铸钱,富埒天子,其后卒以叛逆。邓通,大夫也,以铸钱财过王者。故吴、邓氏钱布天下,而铸钱之禁生焉。

到孝文帝时,榆莢钱越来越多了,但是份量很轻,就改铸为四铢钱,钱面上标着“半两”的字样。让百姓随便可以自己造钱。因此,吴国虽然只是一个诸侯国,因为靠近铜山采矿铸钱,富得可以和皇帝相比,后来终于凭仗富有造反了。邓通,是一个大夫,也靠铸铜钱发财胜过诸侯王。所以当时吴国,邓通铸的钱通行遍及全国,便产生了禁止私人铸钱的法令。

匈奴数侵盗北边,屯戍者多,边粟不足给食当食者。于是募民能输及转粟于边者拜爵,爵得至大庶长。

匈奴多次侵犯掠夺北部边境地区,汉朝驻扎在边境的士兵有许多,边境的粮食供应都不能满足食用的人的需要。于是,招募百姓凡能给边境驻军捐献和运送粮食的人授予爵位,最高的能达到大庶长爵位。

孝景时,上郡以西旱,亦复修卖爵令,而贱其价以招民;及徒复作得输粟县官以除罪。益造苑马以广用,而宫室列观舆马益增修矣。

孝景皇帝在位的时候,上郡以西的地区发生干旱,又重新修订了出卖爵位的法令,并且降低爵位价格用来吸引人们用钱买;以及囚犯和在监外劳作的人,可以通过向官府交纳粮食赎罪。又增加修建牧场养马以便准备战争需用。同时,殿屋居室各种宫观建筑以及马拉的车舆等增加修造的也越来越多了。

至今上即位数岁,汉兴七十余年之间,国家无事,非遇水旱之灾,民则人给家足,都鄙廩庾皆满,而府库余货财。京师之钱累巨万,贯朽而不可校。太仓之粟陈陈相因,充溢露积于外,至腐败不可食。众庶街巷有马,阡陌之间成群,而乘字牝者俟而不得聚会。守闾阎者食粱肉,为吏者长子孙,居官者以为姓号。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,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。当此之时,网疏而民富,役财骄溢,或至兼并豪党之徒,以武断于乡曲;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,争于奢侈,室庐舆服僭于上,无限度。物盛而衰,固其变也。

到了现今皇上登位几年以后,汉朝建国以来的七十多年中间,国家没有战争太平无事,不是遇上水旱灾害,百姓就人人自给,家家富足,国都和边镇的粮仓都装满了粮食,国库也剩余大量钱财。京城国库的钱积累万万,穿钱的绳子都腐烂了使钱多得没法计数。国家粮仓的谷物年年堆积,粮库堆满装不下只得在露天堆积,达到腐烂不能吃的程度。普通百姓家大街小巷都养有马,田野中间牛马成群,有人骑马马作客被排斥,不允许到一起聚会。守大门的人都吃细粮肉食。做官吏的,儿孙子们都长大了还在继续做官,有的官吏就用官名作为自己的姓氏或称号了。因此,人人自爱,不轻易触犯法律,首先实行仁义做好事,而鄙弃去干那些耻辱的勾当。在这个时期,法网宽疏而百姓富有,倚仗钱财骄奢放纵,有的甚至达到兼并土地成为豪强恶党等一类人,倚仗势力在乡里横行。从皇帝宗亲到有封地的诸侯和公卿大夫以下,争着比奢侈,房室、车马、衣服享受规格都超过上级,没有限度。事物达到鼎盛就衰败,这是必然的变化规律呀。

自是之后,严助、朱买臣等招来东瓯,事两越,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。唐蒙、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,凿山通道千余里,以广巴、蜀,巴、蜀之民罢焉。彭吴贾灭朝鲜,置沧海之郡,则燕、齐之间靡然发动。及王恢设谋马邑,匈奴绝和亲,侵扰北边,兵连而不解,天下苦其劳。而干戈日滋,行者赍,居者送,中外骚扰而相奉,百姓抗弊以巧法,财赂衰耗而不贖。入物者补官,出货者除罪,选举陵迟,廉耻相冒,武力进用,法严令具。兴利之臣自此始也。

从这以后,严助、朱买臣等人招抚东瓯,发动会稽的军队向南越和闽越进军,江、淮一带一下就动荡耗费了。唐蒙、司马相如开拓西南夷,凿山通道一千多里,用来扩展巴、蜀的疆域,巴、蜀地区的百姓疲惫了。彭吴开道进入秽貊、朝鲜,设置了沧海郡,燕齐一带就纷纷然全部发动起来了。到王恢设计谋取马邑,匈奴拒绝和亲,侵犯扰乱北部边境,战事连续不能和解,普天下百姓对于它的繁重劳役感到痛苦,但是战争却在一天一天扩大。行军出征的人带着干粮,后方居住的人还要负责继续运送,中原内外骚动而不断供应军需,百姓贫穷疲弊只能弄虚作假进行逃避,国家的钱财货物被消耗衰竭也不能满足供应。这样,便实行捐献物资的就可以充补官额,能出钱的就可以免去刑罚,选拔用人的制度慢慢地名存实亡了,无耻的人冒充廉正,武力强暴的人被举荐任用,法条严苛,律令完备。倡导谋利的朝臣从此开始出现了。

其后汉将岁以数万骑出击胡,及车骑将军卫青取匈奴河南地,筑朔方。当是时,汉通西南夷道,作者数万人。千里负担馈粮,率十余钟致一石。散币于邛、笮以集之。数岁道不通,蛮夷因以数攻,吏发兵诛之,悉巴、蜀租赋不足以更之。乃募豪民田南夷,入粟县官,而内受钱于都内。东至沧海之郡,人徒之费拟于南夷。又兴十万余人筑卫朔方,转漕甚辽远,自山东咸被其劳,费数十百巨万,府库益虚。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,为郎增秩,及入羊为郎,始于此。

这以后,汉朝将领每年率领几万骑兵出关打击匈奴,直到车骑将军卫青夺回被匈奴强占的河南地区,才建筑了朔方郡城。正当这个时候,汉朝在开辟通西南夷的道路,参加劳动的有几万人,从千里以外挑着担子去运送粮食,大约是出发时十多钟的粮食运到时只剩下一石,于是,就散发钱币在邛笮一带用来收集粮食。经过许多年往西南夷的道路还不通,蛮夷部族趁机多次发动进攻,当地官府发兵诛杀他们。全部拿出巴蜀的租赋收入也不够用来支付这些费用,就招集强豪的百姓去南夷屯田耕种,收获的粮食交给当地官府,而在内地向京都内府支取粮款。向东开拓到达沧海郡的道路,人工徒奴的劳务费用和南夷差不多。又发动十多万人修筑城池保卫朔方郡,车运水运十分遥远,从太行山以东都蒙受这种劳苦,耗费巨资,国库越来越空虚了。于是,招募百姓中能交奴婢的可以终身免去劳役,是郎官的交奴婢可以提高品级,以及交纳羊群的可以做郎官,都是从这时候开始的。

其后四年,而汉遣大将来六将军,军十余万,击右贤王,获首虏万五千级。明年,大将军将六将军仍再出击胡,得首虏万九千级。捕斩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,虏数万人皆得厚赏,衣食仰给县官;而汉军之士马死者十余万,兵甲之财,转漕之费,不与焉。于是大农陈藏钱经耗,赋税既竭,犹不足以奉战士。有司言:“天子曰:‘朕闻五帝之教不相复而治,禹汤之法不同道而王。所由殊路,而建德一也。北边未安,朕甚悼之。日者,大将军攻匈奴,斩首虏万九千级,留蹏无所食。议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减罪。’请置赏官,命曰武功爵。级十七万,凡直三十余万金。诸买武功爵官首者试补吏,先除;千夫如五大夫;其有罪又减二等;爵得至乐卿;以显军功。”军功多用越等,大者封侯卿大夫,小者郎吏。吏道杂而多端,则官职耗废。

这以后四年,汉朝派大将军卫青率领六位将军,军卒十多万人,攻击匈奴右贤王,获得敌人首级和俘虏一万五千多。第二年,大将军卫青率领六位将军仍旧再次出关攻击匈奴,获得敌人首级和俘虏九千多,捕获俘虏和斩杀敌首的士兵受到赏赐的黄金共计二十多万斤,俘虏几万人也都得到优厚的赏赐,衣食全靠国家供给;汉朝军队的战士、马匹死亡的有十多万,兵器、盔甲的财用,车转水运的耗费还不算在内。于是,大司农报告,国库收藏的钱币已经消耗光了,赋税收入已经枯竭,还不够用来供应士兵的需要。主管官员建议说:“天子说:‘我听说五帝的教化不互相重复但是天下也都治理得很好,大禹、商汤的治国方法不是同一个主张却都能在天下称王,他们经过的道路不同,然而,建立的功德却都一样。北方边境没有安宁,我很伤痛这件事。以前,大将军攻打匈奴,斩首俘虏了

一万九千级,富人屯积谷物,穷人没有粮食吃。建议百姓中出粮买爵位和花钱赎囚禁的人,免税减罪。’请允许设置一种赏官,称作‘武功爵’。每级卖十七万,总共价值三十多万金。那些买武功爵第五级‘官首’以上的,可以试用作候补官吏,优先授用;买第七级武功爵‘千夫’的,相当于过去爵位制度的‘五大夫’级别;他们有罪又可以减二等;爵位最高可买到‘乐卿’;用这种方式来显扬从军立功的人。”实际上从军有功的人大多都是越级授予爵位了,功大的封侯或是卿大夫,功小的也当了郎官或其他官吏。从此,做官的途径多而且杂了,官职就荒废了。

自公孙弘以《春秋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,张汤用峻文决理为廷尉,于是见知之法生,而废格沮诽穷治之狱用矣。其明年,淮南、衡山、江都王谋反迹见,而公卿寻端治之,竟其党与,而坐死者数万人,长吏益惨急而法令明察。

自从公孙弘用《春秋》的义理约束臣僚下属取得丞相职位,张汤使用严峻的法律条文判决处理案件当了廷尉,于是就产生了“见知不举报”的法律,因而依据违抗天子命令、沮败诽谤朝廷等的罪名所进行的追根刨底的案子就多起来了。第二年,淮南、衡山、江都王阴谋造反的行迹被发现,公卿们寻找名目借端穷究这个案子,全部挖出同伙,判为有罪受牵连处死的有几万人,主管官吏更加惨酷急苛,法令也就更加明确详察了。

当是之时,招尊方正贤良文学之士,或至公卿大夫。公孙弘以汉相,布被,食不重味,为天下先。然无益于俗,稍骛于功利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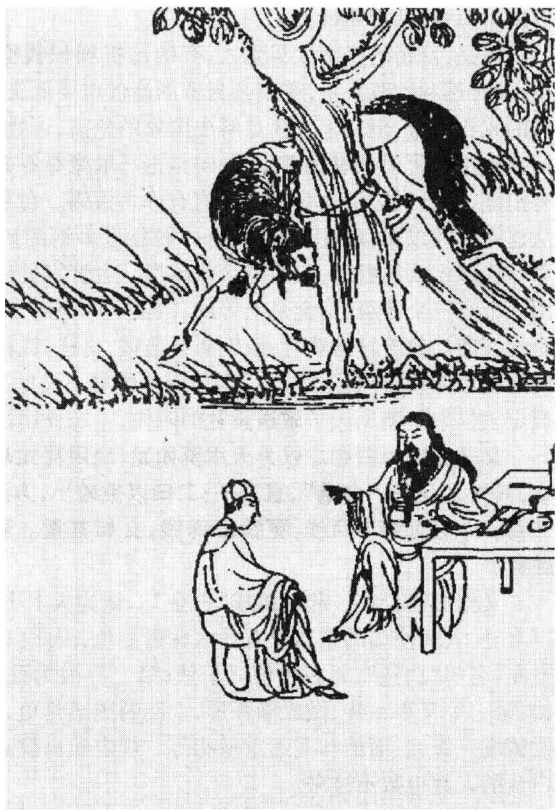
正当这个时候,招集尊崇方正、贤良、文学等士人,有的被任命为公卿大夫。公孙弘身为汉朝宰相,盖着粗布被子,只食用一般的菜,想成为天下人的榜样。但是,对扭转奢侈的风气并没有什么用处,渐渐地却是致力于追求功利了。

其明年,骠骑仍再出击胡,获首四万。其秋,浑邪王率数万之众来降,于是汉发车二万乘迎之。既至,受赏,赐及有功之士。是岁费凡百余巨万。

第二年,骠骑将军霍去病仍旧又出塞抗击匈奴,获得四万首级。这年秋天,浑邪王率领几万人来投降,于是汉朝出动二万辆车迎接他们。已经来到首都长安以后,受到奖赏,赏赐遍及有功的将士。这一年,耗资总共一百多亿。

初,先是往十余岁河决观,梁楚之地,固已数困,而缘河之郡堤塞河,辄决坏,费不可胜计。其后番系欲省底柱之漕,穿汾、河渠以为溉田,作者数万人;郑当时为渭漕渠回远,凿直渠自长安至华阴,作者数万人;朔方亦穿渠,作者数万人:各历二三期,功未就,费亦各巨万十数。

当初,从这往前过去十多年,黄河在观县决口,梁、楚一带地区本来就已经多次遭受困迫,沿河一带郡县修堤坝堵塞河水,修好就又冲坏了,耗费钱财没法计算。这以后,番系要节省三门峡砥柱的水运费用,修通汾水和黄河的渠道用来灌溉田地,作这件事用几万人;郑当时认为渭水船运水渠曲折绕远,建议开凿一条直渠从长安到华阴,干这个工程有几万人;朔方也修水渠,动用劳



卫青钳徒论相图。卫青,西汉名将,曾七次出击匈奴,令匈奴闻风丧胆。

作的有几万人:各项工程经历二三年,还没成功,耗费也各达十多亿。

天子为伐胡,盛养马,马之来食长安者数万匹。卒牵掌者关中不足,乃调旁近郡。而胡降者皆衣食县官,县官不给,天子乃损膳,解乘舆,出御府禁藏以贍之。

天子为了讨伐匈奴,大力提倡养马,马带到长安来饲养的有几万匹,最后,关中的马卒不够用,就征调附近郡县的百姓。同时,匈奴来投降的人都由政府供给衣食,政府供应不上,天子就减少膳食费用,解下乘舆上的马匹,拿出皇宫的储蓄用来供养他们。

其明年,山东被水灾,民多饥乏。于是天子遣使者虚郡国仓库,以振贫民。犹不足,又募豪富人相贷假。尚不能相救,乃徙贫民于关以西,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,七十余万口,衣食皆仰给县官。数岁,假予产业,使者分部护之,冠盖相望。其费以亿计,不可胜数。于是县官大空。

第二年,崤山以东地区遭受水灾。百姓大多贫困挨饿,于是天子派遣使者,掏空郡国仓库的粮食来赈济百姓。还不够用,又征募豪门富户人家的粮食,借给灾民。还是不能解救水灾饥民,于是迁移灾民到函谷关以西去居住,或者充实到朔方以南的新秦中地区,七十多万人口,衣服食物都靠政府供给。在头几年里,政府借给他们生产工具和土地耕种,派出使者分区编组管理他们,官吏一批接着一批往来不断。这种耗费用亿来计算,简直数不清了。这样国库就完全空虚了。

而富商大贾或蹠财役贫,转毂百数,废居居邑,封君皆低首仰给。冶铸煮盐,财或累万金,而不佐国家之急,黎民重困。于是天子与公卿议,更钱造币以贍用,而摧浮淫并兼之徒。是时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银锡。自孝文更造四铢钱,至是岁四十余年。从建元以来,用少,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,民亦间盗铸钱,不可胜数。钱益多而轻,物益少而贵。有司言曰:“古者皮币,诸侯以聘享。金有三等,黄金为上,白金为中,赤金为下。今半两钱法重四铢,而奸或盗摩钱里取镞,钱益轻薄而物贵,则远方用币烦费不省。”乃以白鹿皮方尺,缘以藻绩,为皮币,直四十万。王侯宗室朝觐聘享,必以皮币荐璧,然后得行。

但是,富裕的奸商大买卖人,有的趁机囤积钱物,操纵奴役穷苦的百姓,转运几百辆车买进卖出,乘时逐利贱待贵,受皇帝封赏的诸侯也要低头依靠他们供应。他们冶铜铸钱、烧水煮盐,钱财有的累积万金,但是不肯满足解决国家的急需,百姓更加困苦不堪了。于是天子与公卿们商议,改用新钱重造货币来满足需用,同时打击巧取豪夺吞并他人财物的商人。这个时候,皇上游猎的宫苑有白鹿,而且供应皇上日用的少府有许多银锡。自从孝文帝改造四铢钱,到这时已经四十多年了,从建元年间以来,用度不足,政府一般靠近多铜的矿山造钱,民间也乘机私自造钱,钱多得无法计算。钱越多就越贬值,东西越少就越贵。主管官员建议说:“古代的钱,诸侯在献给皇帝贡礼时使用。金有三个等级,黄金是上等的,白银是中等的,红铜是下等的。现在的半两钱法定重量是四铢,有些奸商却偷着打磨钱背,取铜屑再造钱,这样,钱就越来越轻越薄了,东西越来越贵了。并且远方使用铜币麻烦,耗费不经济。”于是用白鹿皮一尺见方,四边绣上水草图案,制成皮币,价值四十万。规定王侯宗室朝见天子敬送贡礼的时候,一定要用这种皮币垫着璧玉献上,然后礼仪才得以举行。

又造银锡为白金。以为天用莫如龙,地用莫如马,人用莫如龟,故白金三品:其一曰重八两,圜之,其文龙,名曰“白选”,直三千;二曰以重差小,方之,其文马,直五百;三曰复小,橢之,其文龟,直三百。令县官销半两钱,更铸三铢钱,文如其重。盗铸诸金钱罪皆死,而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。

又把银锡合在一起冶铸成“白金”。认为天上飞的没有什么能比得上龙,地上跑的没有什么比得上马,人间使用的东西没有什么比得上龟,因此白金分成三等:第一等重八两,圆形,上面的图案是龙,名叫“白选”,每枚价值三千钱;第二等因为重量稍轻,做成方形,上面的图案是马,价值五百钱;第三等又小一些,做成椭圆形,上面的图案是龟,价值三百钱。下令官府销毁以前用的半两钱,改铸成三铢钱,面值和实际重量相等。规定私自偷造各种金钱的都是死罪,但是官吏和百姓中偷铸白金的人数也数不过来。

于是以东郭咸阳、孔仅为大农丞,领盐铁事;桑弘羊以计算用事,侍中。咸阳,齐之大煮盐,孔仅,南阳大冶,皆致生累千金,故郑当时进言之。弘羊,雒阳贾人子,以心计,年十三侍中。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。

于是任命东郭咸阳、孔仅做大农丞，主管盐铁方面的事务；桑弘羊凭着善于计算主管事务，被任命做侍中。东郭咸阳是齐地最大的煮盐商，孔仅是南阳最大的炼铁商，都因善于生财积累达到千金，所以郑当时向皇上推荐他们。桑弘羊，是雒阳商人的儿子，凭着心计，十三岁就做了侍中。所以这三个人谈论生财的事，分析得十分精细能够察见毫末了。

法既益严，吏多废免。兵革数动，民多买复及五大夫，征发之士益鲜。于是除千夫、五大夫为吏，不欲者出马；故吏皆适令伐棘上林，作昆明池。

法律已经更见严苛，官吏中许多人被废除免职。动用干戈的战争多次发动，百姓大多数人出钱买到五大夫爵位以便免除劳役，能征调的士卒越来越少了。于是授用千夫、五大夫爵位的人为吏，不愿意干的出马顶替；以前官吏都免除职务命令他们去上林苑里伐木除草，修建昆明池。

其明年，大将军、骠骑大出击胡，得首虏八九万级，赏赐五十万金，汉军马死者十余万匹，转漕车马之费不与焉。是时财匮，战士颇不得禄矣。

第二年，大将军卫青、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军大规模出塞打击匈奴，获得匈奴+首级和俘虏八十万，赏赐有功将士五十万金，汉朝军队光马匹就死了十多万匹，车转船运战车盔甲的费用还不算在内。当时国家财政匮乏，参军的将士常常得不到俸禄钱。

有司言三铢钱轻，易奸诈，乃更请诸郡国铸五铢钱，周郭其下，令不可磨取铍焉。

主管货币的官员说三铢钱较轻，容易被奸商伪造，于是请求下令各郡国改铸五铢钱，钱的周围外沿有一道边，使人不可能磨取铜屑再重新造钱了。

大农上盐铁丞孔仅、咸阳言：“山海，天地之藏也，皆宜属少府，陛下不私，以属大农佐赋。愿募民自给费，因官器作煮盐，官与牢盆。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货，以致富羨，役利细民，其沮事之议，不可胜听。敢私铸铁器煮盐者，钳左趾，没入其器物。郡不出铁者，置小铁官，便属在所县。”使孔仅、东郭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，作官府，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。吏道益杂，不选，而多贾人矣。

大农令呈上主管盐铁的孔仅、东郭咸阳的建议说：“山海，是天地藏物的宝库，都应该归少府管辖以供皇帝私用，皇上不占为私有，把它交给大农用来补贴赋税收入。希望召募百姓自己出费用，借用公家的器具煮盐，由官府提供粮食和煮盐的盆。不劳而获的商人和诸侯贵族，企图擅自垄断山海出产货物，来达到富饶，役使平民百姓。他们阻止官营盐铁的议论，多得听都听不过来。胆敢私自铸造铁器煮盐的人，钳住左脚，没收他们的器具物品。各郡不出产铁的，设置小铁官炼废铁，归所在的县管理。”派孔仅、东郭咸阳乘着驿车，视察全国的盐铁生产业，设置官府，任用那些过去因经营盐铁生产家道富有的人当官。官场仕途就更杂了，不经过选拔，商人当官的多起来了。

商贾以币之变，多积货逐利。于是公卿言：“郡国颇被灾害，贫民无产业者，募徙广饶之地。陛下损膳省用，出禁钱以振元元，宽贷赋，而民不济出于南亩，商贾滋众。贫者蓄积无有，皆仰县官。异时算轺车贾人缗钱皆有差，请算如故。诸贾人未作，货贷卖买，居息稽诸物，及商以取利者，虽无市籍，各以其物自占，率缗钱二千而一算。诸作有租及铸，率缗钱四千一算。非吏比者、三老、北边骑士，轺车以一算；商贾人轺车二算；船五丈以上一算。匿不自占，占不悉，戍边一岁，没入缗钱。有能告者，以其半界之。贾人有市籍者，及其家属，皆无得籍名田，以便农。敢犯令，没入田。”

经商的买卖人趁着货币重铸的机会，囤积许多货物迫逐暴利。于是公卿建议说：“郡国常常遭受水灾，贫苦百姓没有产业的人，招募迁移他们到了广阔富饶的地方去生活。皇帝减少膳食标准，节省费用，拿出少府的积蓄用来赈济天下百姓，放宽放贷利率和赋税等级，但是百姓并不完全在向南的田亩里从事生产，经商作买卖的人一天比一天更多了。贫穷的人一点积蓄也没有，全部依靠政府供应。过去按轺车纳税，按商人的缗钱纳税都有比例等差，请允许照过去的规定计算征税。很多属于未作的从事赊贷买卖的，囤积各种货物待时而卖，和经商谋取利益的人，即使没有在市场上登记入册，各自根据他们的货物自己估计，一律按缗钱二千征收一算（一百二十文）。各种手工行业有租税和从事铸造业的，一律按缗钱四千征收一算。不能与官吏相比的三老、北方边境骑士，一辆轺车征收一算；经商做买卖的人一辆轺车征收二算；有船五丈以上的征收一算。隐瞒不自己估定申报或者申报不详实的，一经发现，罚守边一年，没收资产。有能告发的人，拿出被告财产的一半奖给他。买卖人在市场登记注册的和他的家人亲属，都没有资格购买田产，以便有利于农民。谁敢违反

卜式像



卜式像，选自清·顾沅辑《古圣贤像传略》。

卜式，西汉河南人，畜牧主出身，屡以家财资助朝廷，汉武帝时任为侍郎，后被封为关内侯。

“算缗令”，没收他的田产和僮仆。”

天子乃思卜式之言，召拜式为侍郎，爵左庶长，赐田十顷，布告天下，使明知之。

天子又想到了卜式的建议，召来卜式，任命他做侍郎，赐爵左庶长，赏赐良田十顷，颁布告谕天下，让人们都清楚地知道这事。

初，卜式者，河南人也，以田畜为事。亲死，式有少弟。弟壮，式脱身出分，独取畜羊百余，田宅财物尽予弟。式入山牧十余岁，羊致千余头，买田宅。而其弟尽破其业，式辄复分予弟者数矣。是时汉方数使将击匈奴，卜式上书，愿输家之半县官助边。天子使使问式：“欲官乎？”式曰：“臣少牧，不习仕宦，不愿也。”使问曰：“家岂有冤，欲言事乎？”式曰：“臣生与人无分争。式邑人贫者贷之，不善者教顺之，所居人皆从式，式何故见冤于人！无所欲言也。”使者曰：“苟如此，子何欲而然？”式曰：“天子诛匈奴，愚以为贤者宜死节于边，有财者宜输委，如此而匈奴可灭也。”使者具其言入以闻。天子以语丞相弘。弘曰：“此非人情。不轨之臣，不可以为化而乱法，愿陛下勿许。”于是上久不报式，数岁，乃罢式。式归，复田牧。岁余，会军数出，浑邪王等降，县官费众，仓府空；其明年，贫民大徙，皆仰给县官，无以尽贍，卜式持钱二十万予河南守，以给徙民。

河南上富人助贫人者籍，天子见卜式名，识

之，曰：“是固前而欲输其家半助边”，乃赐式外繇四百人。式又尽复予县官。是时富豪皆争匿财，唯式尤欲输之助费。天子于是以式终长者，故尊显以风百姓。

起初，卜式是河南人，以种田、畜牧作为自己的产业。父母亲去世后，卜式有一个小弟弟，弟弟成人后，卜式为脱出身来和弟弟分了家，只要养着的一百多头羊，田地住宅财物等全部给了弟弟。卜式进山放牧羊群十多年，羊达到一千多头，置买了田地住宅。但是他的弟弟全败坏了分得的家产，卜式就又再分给弟弟一些。这时候汉朝正屡次派兵出击匈奴，卜式给天子上书，希望允许拿出家产的一半给国家资助边防。天子派使者问卜式：“你是想要当官吗？”卜式说：“我从小牧羊，没有学习过做官，不想当官。”使者又问：“你家难道有冤案，想要申诉吗？”卜式说：“我生活在社会上和人们没有纠纷争斗。我乡邑的人，谁贫穷我就借贷给他，不善良的人我就教导他，使他和顺，我居住那地方的人都愿听从我的话，我卜式有什么理由被人冤屈呢？没有什么要申诉的。”使者又问：“既然如此，您这样做是为什么呢？”卜式说：“天子讨伐匈奴，我认为贤能的人应该在边疆尽忠效死，有钱的人应当捐献钱粮支援国家，都象你这样做那么匈奴就可以消灭了。”使者把卜式的话原原本本地带回朝廷讲给天子听。天子又把这些话对丞相公孙弘讲了。公孙弘说：“这合乎人的常理。他是不守本分越轨办事的人，不可以作为教化的榜样而扰乱了正常的法度，希望陛下不要准许他。”于是皇上很久不答复卜式的请求。几年以后，就让他离开京城。卜式回到家乡，继续耕种田地放牧牛羊。一年多，赶上军队多次出征，浑邪王等匈奴人来投降，国库耗费太多，粮仓钱库都空了。第二年，受灾的贫民大规模迁移，全靠政府供给，没有可能完全满足供应了。卜式拿出二十万钱给河南太守，用来供给移民费用。河南太守向朝廷报告富人资助贫民的名册，天子看到卜式的名字，还记

得他,说:“这就是从前要捐献他家一半财产资助边防的那个人。”就赏赐卜式四百人戍边的费用钱(每人三百钱)。卜式又把这些钱全部交给了政府。这个时候,富豪们都争着隐瞒藏匿财产,只有卜式一再捐献钱财帮助国家。天子于是认为卜式到底是个忠厚有德的长者,因此尊崇彰显他用作榜样来诱导百姓。

初,式不愿为郎。上曰:“吾有羊上林中,欲令子牧之。”式乃拜为郎,布衣赆而牧羊。岁余,羊肥息。上过见其羊,善之。式曰:“非独羊也,治民亦犹是也。以时起居;恶者辄斥去,毋令败群。”上以式为奇,拜为缙氏令试之,缙氏便之。迁为成皋令,将漕最。上以为式朴忠,拜为齐王太傅。

当初,卜式不愿意做郎官。皇上说:“我有羊在上林苑里,想要你去放牧它们。”卜式这才上任做郎官,穿着麻布衣服草鞋放羊。一年多,羊长得又肥壮,繁殖得又多。皇上路过看见了他放的羊,夸奖他。卜式说:“不单是牧羊,治理百姓也像牧羊这样。让他按时起居来劳作,按时休息;出现坏种就淘汰,不要让他败了一大群。”皇上认为卜式是奇人,任命他做缙氏县令考验他,结果缙氏县的人都感到他很有利。又调任成皋县令,管理那里的水运成绩最好。皇上认为卜式朴实忠厚,就任命他做齐王的太傅。

而孔仅之使天下铸作器,三年中拜为大农,列于九卿。而桑弘羊为大农丞,管诸会计事。稍稍置均输以通货物矣。

而孔仅倡导天下铸造铁器,三年中升为大农令,排位列于九卿。而桑弘羊作了大农丞,主管各种计算统计的事务,逐渐设置均输制度用来流通货物啦。

始令吏得入谷补官,郎至六百石。

开始下令已试为吏的可以通过交谷补授实官,补为郎官的交粮多到六百石。

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,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。其不发觉相杀者,不可胜计。赦自出者百余万人,然不能半自出。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。犯者众,吏不能尽诛取。于是遣博士褚大、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国,举兼并之徒守相为利者。而御史大夫张汤方隆贵用事,减宣、杜周等为中丞,义纵、尹齐、王温舒等用惨急刻深为九卿,而直指夏兰之属始出矣。

自从造白金五铢钱以后五年,赦免官吏百姓因为私下偷铸金钱判为死罪的就有几十万人。天子没有发现而被杀死了的人,无法计算。经过赦免自首的罪犯有一百多万人。然而自己来自首的还不够半数,天底下大体上人们都无忧地私铸金钱啦。犯罪的人多,官吏不可能把他们全部逮捕杀头,于是派博士褚大、徐偃等分别职司按权限到各郡国查办,检举揭发那些兼并他人财产和太守、国相中非法得利的人。而御史大夫张汤正处兴隆显贵时期职掌大权,减宣、杜周等人做御史中丞,义纵、尹齐、王温舒等人因为执法残酷严厉追究深刻被升为九卿,于是,专门纠察办案的“直指”像夏兰一伙人开始出现了。

而大农颜异诛。初,异为济南亭长,以廉直稍迁至九卿。上与张汤既造白鹿皮币,问异。异曰:“今王侯朝贺以苍璧,直数千,而其皮荐反四十万,本末不相称。”天子不说,张汤又与异有郤,及有人告异以它议,事下张汤治异。异与客语,客语初令下有不便者,异不应,微反唇。汤奏当异九卿见令不便,不入言而腹诽,论死。自是之后,有腹诽之法比,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。

大农官颜异被诛杀。起初,颜异任济南亭长,因为廉洁正直,逐渐升到九卿的位置。皇帝和张汤已经制造出白鹿皮货币,询问颜异的看法。颜异说:“现在诸侯王朝见天子献礼用苍璧,价值只不过几千钱,但是璧下面垫着的皮币反而价值四十万,主要的和次要的不相称。”天子听了不高兴。张汤又和颜异有矛盾,等到有人由于其它问题告发颜异,案子交给张汤办理颜异。颜异跟客人谈话,客人说开始颁发的某一法令中有些不便利的地方,颜异不回答,稍微动了动嘴唇。张汤便上奏天子说,颜异身为九卿,发现法令有不妥的地方,不在朝廷上说,却在心里咒骂,应该判处死罪。从这以后,便有了可以比照执行的“腹诽”的刑法条文。公卿大夫们大多数开始阿谀奉承,讨取皇帝的欢欣。

天子既下缗钱令而尊卜式,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,于是告缗钱纵矣。

天子已经颁布缗钱令并且尊崇卜式,百姓终究不能分出财产帮助政府,于是,告发商人隐瞒财产的所谓告缗案就盛行。

郡国多奸铸钱，钱多轻，而公卿请令京师铸钟官赤侧，一当五，赋官用非赤侧不得行。白金稍贱，民不宝用，县官以令禁之，无益。岁余，白金终废不行。

郡国大多数不依法令铸钱，钱的重量大多数很轻，公卿请求下令京都铸造钟官赤侧钱，一文赤侧钱相当于其它铜钱五文，交赋税的官署不允许使用赤侧钱以外的其他钱。白金的价格就比较贱，百姓不重视使用，政府用法令强制使用，也无济无事。一年多时间，白金终于废除不通行了。

是岁也，张汤死而民不思。

元鼎三年这一年，张汤死了，但是老百姓却都不思念他。

其后二岁，赤侧钱贱，民巧法用之，不便，又废。于是悉禁郡国无铸钱，专令上林三官铸。钱既多，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，诸郡国所前铸钱皆废销之，输其铜三官。而民之铸钱益少，计其费不能相当，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。

这以后二年，赤侧钱也贬值了，百姓变着法地使用它，对国家无益，又作废不用了。于是全面禁止郡国，不得铸造钱币，专门命令上林苑所属的三官铸造钱币，钱已经造得多了，就颁布命令，在全国范围内不是三官所铸造的钱不能流通，那些郡国先前所铸造的钱币全部作废销毁它，把那些铜上交给上林苑的三官。百姓中铸造钱币的越来越少了，因为计算铸钱的费用不合算，只有真正善于铸钱的工匠大奸商才能私下制造这种钱。

卜式相齐，而杨可告缗遍天下，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。杜周治之，狱少反者。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，即治郡国缗钱。得民财物以亿计，奴婢以千万数，田大县数百顷，小县百余顷，宅亦如之。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，民偷甘食好衣，不事畜藏之产业。而县官有盐铁缗钱之故，用益饶矣。

卜式作齐相国的时候，杨可主持告发估算财产不真实的法令颁行于天下，中等财产以上的人家大部分都遭到告发。杜周审理这些案件，案子很少能翻过来的。于是又分别派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批去各地，就地处理各郡国的隐瞒财产缗钱案，获得百姓钱财物资用亿来计算，奴婢用千万来计算，田产较大的县几百顷，较小的县一百多顷，房子也象这样多。于是，经商作买卖的中等以上的人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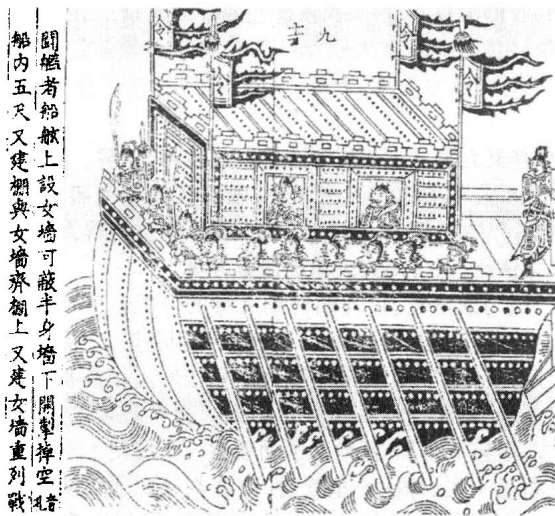
基本上全部破产了。老百姓都开始苟且偷生了，吃好的穿好的，没有人再从事能够获得积蓄储藏的产业了，但是，政府因为有盐铁和算缗告缗收入的缘故，财用越来越富足了。

益广关，置左右辅。

元鼎三年，迁函谷关在新安东界以扩大关中地盘，设置了京都左右辅都尉。

初，大农管盐铁官布多，置水衡，欲以主盐铁。及杨可告缗钱，上林财物众，乃令水衡主上林。上林既充满，益广。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，乃大修昆明池，列观环之。治楼船，高十余丈，旗帜加其上，甚壮。于是天子感之，乃作柏梁台，高数十丈。宫室之修，由此日丽。

当时，大农主管的盐铁官分布有很多，就设置水衡都尉，要让它主管盐铁事务；等到杨可主持告缗钱的事件发生，上林的钱财物品就多了，于是下令水衡都尉主管上林。上林已经装满了，就要扩充规模。这时候南越要和汉朝用船进行水战角逐，于是扩大修建昆明池，一排排台观环列着。又制造楼



斗舰图，出自《武经总要》。西汉时因欲与越水战，造楼船，高余丈。

船,高十多丈,各种旗帜插在船上,十分壮观。于是天子受到感染,就建造柏梁台,高几十丈。宫殿房室的修建,从这时起一天比一天华丽。

乃分缗钱诸官,而水衡、少府、大农、太仆各置农官,往往即郡县比没入田田之。其没入奴婢,分诸苑养狗马禽兽,及与诸官。诸官益杂置多,徒奴婢众,而下河漕度四百万石,及官自余乃足。

于是又把缗钱分给各个官署,因而水衡、少府、大农、太仆都分别设置农官,经常让他们就地组织人到刚没收来的田土上去耕种。所没收来的奴婢,分派到皇家各园苑中去养狗、马、飞禽走兽,或分给各官署使用。各种官署越来越杂,设置的也越来越多,罪徒奴婢众多,而经由黄河水运来的粮食每年达四百万石,还需要各官署自己去采购粮食才够用。

所忠言:“世家子弟富人或斗鸡走狗马,弋猎博戏,乱齐民。”乃征诸犯令,相引数千人,命曰“株送徒”。入财者得补郎,郎选衰矣。

所忠建议说:“世代有俸禄家的子弟和富起来的人,有的斗鸡走狗跑马游玩,有的打猎赌博戏耍,扰乱了平民风俗。”于是征发各个触犯这方面法令的人,他们互相牵连供出总共有几千人,罪名称作“株送徒”。捐献钱财的人既得允许补做郎官,郎官的选拔就衰败了。

是时山东被河灾,及岁不登数年,人或相食,方一二千里。天子怜之,诏曰:“江南火耕水耨,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,欲留,留处。”遣使冠盖相属于道,护之,下巴、蜀粟以振之。

这时候崤山以东遭受黄河水害,一年到头没有收成已经好几年了,有的互相之间人吃人,这种情形发生在纵横一二千里范围内。天子很怜惜他们,下达诏令说:“江南一带火烧野草种田,水灌田地耕作,让挨饿的百姓迁移到江淮一带就地取食谋生,想留在那里的人,就让他们住在那里。”派遣作为使者的官员沿途接连不断,护送贫民迁移,并运来巴蜀的粮食用来赈济灾民。

其明年,天子始巡郡国。东度河,河东守不意行至,不辨,自杀。行西逾陇,陇西守以行往卒,天子从官不得食,陇西守自杀。于是上北出萧关,从数万骑,猎新秦中,以勒边兵而归。新秦中或千里无亭徼,于是诛北地太守以下,而令民得畜牧边县,官假马母,三岁而归,及息什一,以除告缗,用充初新秦中。

第二年,皇上开始巡视各个郡国。东行渡过黄河,河东太守没有预料到天子会来到,没有办好接待事务,自杀了。巡行西方越过陇山,陇西太守因为天子到来的仓促,皇上的随从官员吃不上饭,陇西太守也自杀了。于是皇上北出萧关,跟随着几万骑兵,在新秦中打猎,约束检阅了边防军队以后回京。新秦中有的地方千里之内没有岗亭哨塞关卡,因此杀了北地太守以下官吏,而且下令百姓可以在边境地区各县养畜放牧,公家借给母马,三年以后归还,等到繁殖生息十匹上交一匹。废除告缗令,用这种方法充实新秦中。

既得宝鼎,立后土、太一祠,公卿议封禅事,而天下郡国皆豫治道桥,缮故宫,及当驰道县,县治官储,设供具,而望以待幸。

已经获得宝鼎以后,元鼎四年,在汾水建立后土祠,五年建立太一祠,公卿商议封禅的事,因而天下各郡国都预先修道建桥,维修旧有的宫殿,以及正当是天子要路过的县,那些县就加紧准备官府需用储备的物资,置设供应天子使用的器具,而盼望等待着天子的有幸来临。

其明年,南越反,西羌侵边为桀。于是天子为山东不赡,赦天下囚,因南方楼船卒二十余万人击南越,数万人发三河以西骑击西羌,又数万人度河筑令居。初置张掖、酒泉郡,而上郡、朔方、西河、河西开田官,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。中国缮道馈粮,远者三千,近者千余里,皆仰给大农。边兵不足,乃发武库工官兵器以贍之。车骑马乏绝,县官钱少,买马难得,乃著令,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,以差出牝马天下亭,亭有畜牡马,岁课息。

第二年,南越反叛,西羌侵犯边境造成了凶暴。于是皇上因为崤山以东闹灾荒收成不好,就大赦天下,凭借南方楼船军队二十多万人打击南越,发动几万人从三河向西用骑兵攻打西羌,又派几万人渡过黄河修建令居城。开始设置张掖郡、酒泉郡,而在上郡、朔方、西河、河西设立田官,在边境负责侦察警戒的斥塞卒六十万人在那里一边驻守一边种田。中原地区修筑道路运送军需粮饷,远的三千里,近的一千多里,全都依靠大农供给。边境武器不够用,就拿出国家武库中工兵打造的兵器用来满足需要。战车骑兵用马缺乏,国家钱少,买马很难办到,于是规定法令,规定从封君以下至

三百石以上的官吏,按等级向天下乡亭缴纳母马,乡亭都有畜养的母马,每年按照马匹繁殖的情况考察成绩。

齐相卜式上书曰:“臣闻主忧臣辱。南越反,臣愿父子与齐习船者往死之。”天子下诏曰:“卜式虽躬耕牧,不以为利,有余辄助县官之用。今天下不幸有急,而式奋愿父子死之。虽未战,可谓义形于内。赐爵关内侯,金六十斤,田十顷。”布告天下,天下莫应。列侯以百数,皆莫求从军击羌、越。至酎,少府省金,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余人。乃拜式为御史大夫。

齐相国卜式给天子上奏说:“我听说主上有忧虑就是臣子的耻辱。南越反叛,我希望我们父子和齐地熟悉驾船的人去南越与它决一死战。”皇上下诏令说:“卜式虽然亲身种田放牧,不以此谋私利,有剩余就捐助给国家使用。现在天下不幸有了急难,而卜式发奋,父子自愿去决一死战,虽然没有参战,可以说内心的忠诚已经表现出来了。赏赐给他关内侯的爵位,黄金六十斤,良田十顷。”通告全国,全国人没有谁响应。诸侯多得要以百计数,全都没有谁要求参军出击西羌、南越的。等到九月诸侯朝见尝酎献酎金时,少府检查诸侯进贡的金子成色,因为进贡的酎金分量不足,失去侯爵的有一百多人。于是任命卜式做御史大夫。

式既在位,见郡国多不便县官作盐铁,铁器苦恶,贾贵,或强令民卖买之。而船有算,商者少,物贵。乃因孔仅言船算事。上由是不悦卜式。

卜式已经上任,发现郡国多数人认为政府制作盐铁不便利,百姓深受铁器质量不好的苦,卖的价格又贵,有的还强行命令百姓买卖。因为船有算赋,商人用船运货就少了,物价昂贵,就通过孔仅反映船征收算赋的事。皇上因此就不喜欢卜式了。

汉连兵三岁,诛羌,灭南越,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,且以其故俗治,毋赋税。南阳、汉中以往郡,各以地比给初郡吏卒奉食币物,传车马被具。而初郡时时小反,杀吏。汉发南方吏卒往诛之,间岁万余人,费皆仰给大农。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,故能赡之。然兵所过县,为以饷给毋乏而已,不敢言擅赋法矣。

汉朝连续出兵三年,打败了西羌,灭亡了南越,从番禺以西到蜀地南方一带设置新郡十七处,并且根据那里原来的风俗治理,不征收赋税。南阳、汉中南各郡,各自根据地理位置,就近供给新郡官吏士卒的俸禄、粮食、货币、物资,以及驿传所用的车马和被物器具等。但新郡时常有小的反叛,杀害政府官吏,汉朝发动南方的吏卒去镇压叛乱,隔一年就得去一万多人,费用开支全仰大农供给。大农根据均输法调整盐铁收入补贴税收,因此能够供应这笔费用。然而军队所经过的各县,只能根据需要供给不缺少罢了,不敢说按常规税法办事啦。

其明年,元封元年,卜式贬秩为太子太傅。而桑弘羊为治粟都尉,领大农,尽代仅管天下盐铁。弘羊以诸官各自市,相与争,物故腾跃,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,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,分部主郡国,各往往县置均输、盐、铁官,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,而相灌漕。置平准于京师,都受天下委输。召工官治车诸器,皆仰给大农。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,贵即卖之,贱则买之。如此,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,而万物不得腾踊。故抑天下物,名曰“平准”。天子以为然,许之。于是天子北至朔方,东到太山,巡海上,并北边以归。所过赏赐,用帛百余万匹,钱金以巨万计,皆取足大农。

第二年,元封元年,卜式被贬低官位做太子太傅。而桑弘羊担任治粟都尉,主管大农事务,全权取代孔仅管理全国盐铁。桑弘羊因为诸多官府各自买卖,互相争利,物价于是飞涨,而各地送交的赋税物资有的还不够用来补偿运输的费用,于是奏请设置大农部丞几十人,分别主管各郡国的大农事务。大多数县又都设置了均输盐铁官。让偏僻地区的地方官,根据各自应缴的货物最贵时商人转运贩卖的价格来缴纳赋税,而由政府互相补充转运。在京城设置平准机构,统一管理全国各地输送来的物资。召集工官制造车子和各种器具,全靠大农供给费用。大农所属的各官署全部掌握着天下的货物,价格贵就卖它,价格贱就买它。这样,富商大买卖人就没有牟取暴利的机会了。促使他们回去务农,而所有物价便不再上涨了。由于抑制了天下物价,所以名叫“平准”。天子认为这样有道理,允许实行“平准法”。于是天子北到朔方,东到太山,巡行海上和北方边境以后回京。所路过地方的赏赐,用帛一百多万匹,钱币、黄金用万万来计算,全部可以从大农支取足够的费用。

弘羊又请令吏得入粟补官,及罪人赎罪。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,以复终身,不告缗。他郡各输急处,而诸农各致粟,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。一岁之中,太仓、甘泉仓满,边余谷;诸物均输,帛五百万匹。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。于是弘羊赐爵左庶长,黄金再百斤焉。

桑弘羊又奏请让官吏可以通过捐献粮食补官,以及犯罪的人交纳粮食可以抵罪。下令百姓能缴纳粮食到甘泉宫仓库的,按照各种等级差别,可以免除终身赋税徭役,不在告缗的范围内。其他郡各自运粮到急需的地方,而各个农业部门也各自送来粮食,崤山以东水船运粮增加到每年六百万石。一年当中,太仓、甘泉宫的粮仓就装满了。边境有了多余的粮谷和各种物资,均输存帛五百万匹。老百姓不增加赋税,天下就富饶起来了。于是赏赐给桑弘羊左庶长的爵位,黄金二百斤。

是岁小旱,上令官求雨。卜式言曰:“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,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,贩物求利。烹弘羊,天乃雨。”

这一年稍有旱灾,皇上命令官员求雨。卜式建议说:“国家官吏应当是吃穿租赋税收就罢了,现在桑弘羊让做官的人坐在集市的行列里,买卖货物谋求利润。烹了桑弘羊,天就会下雨。”

太史公曰:农工商交易之路通,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。所从来久远。自高辛氏之前尚矣,靡得而记云。故《书》述唐虞之际,《诗》述殷周之世,安宁则长庠序,先本继末,以礼义防于利;事变多故而亦反是。是以物盛则衰,时极而转,一质一文,终始之变也。《禹贡》九州,各因其土地所宜,人民所多少,而纳职焉。汤武承弊易变,使民不倦,各兢兢所以为治,而稍陵迟衰微。齐桓公用管仲之谋,通轻重之权,徼山海之业,以朝诸侯,用区区之齐,显成霸名。魏用李克,尽地力,为强君。自是之后,天下争于战国,贵诈力而贱仁义,先富有而后推让。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万,而贫者或不厌糟糠;有国强者或并群小以臣诸侯,而弱国或绝祀而灭世。以至于秦,卒并海内。虞夏之币,金为三品,或黄,或白,或赤;或钱,或布,或刀,或龟贝。及至秦,中一国之币为二等,黄金以溢名,为上币;铜钱识曰“半两”,重如其文,为下币。而珠玉、龟贝、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,不为币。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。于是外攘夷狄,内兴功业,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,女子纺绩不足衣服。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,犹自以为不足也。无异故云,事势之流,相激使然,曷足怪焉!

太史公说:农工商互相交换贸易的道路沟通以后,那么龟、贝、金、钱、刀、布各种货币也就产生了。这种情况由来已经很久远了,自高辛氏以前年代太远,没有办法得到资料加以记述。所以《尚书》记载唐尧、虞舜的时代,《诗》叙述殷商、周代的社会情况,世道安定太平就会尊崇学校教育,提倡农业生产,排斥经商活动,用礼义防止人们去争利;因为社会上发生了很多的变乱事故,情况也就和原来相反了。所以事物兴盛以后就会走向衰败,时势发展到极限就要生变,一个质朴,一个文饰,始终循环变化。《禹贡》记载的九州,各自根据那里土地所适宜的出产、人民收入的多少交纳职份内的贡赋。商汤和周武王接着末世的衰败局面进行变革,致使百姓不疲弊倦乏,各自小心谨慎地把



《二十一史通俗演义》版画之汤武征诛图